

口罩

□ 魏跃斌

要说人的身外之物，最初应该是从衣服说起。当人始祖猿猴从沟壑野林走向河谷平川，逐步累积起智慧的时候，用树叶、兽皮遮盖身体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想下，在酷热的夏季或寒冷的冬季，当我们的远祖在平原展开原始农耕时，身披一层遮体护身之物御寒防体侵袭是多么的重要。慢慢的随着智慧积累，文明进步，衣服成为人们的一种审美和道德追求。

几千年来，人们对衣服的改造一直并将长期存在。帽、鞋等也以自己的功能陪伴着人类社会的繁息。

但口罩不在此列。

我对口罩最初的认识在脑海中始终有两个场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冬天的大街上，行人稀少，瑟瑟前行，偶有怕冷者，也至多是一条围巾绕脖护口而过。这还见迎面走来一位瘦削危危的行人，身形佝偻，步履蹒跚，一只大白口罩把瘦削的脸儿遮完，一条细白绳脖子后挂出，穿过口罩两侧，从两耳绕挂在下颚处，活络结实，侧面看去似五花大绑，口罩上露出的两虫无光，仿佛病人膏肓，不久于人世的样子，让人避疫。口罩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窒息感。

另一个场景是医院。最初医院里的医生戴口罩的也，但为数不多那几个戴口罩的医生总是让人高深莫测。看病时，由于看不到脸部表情，只能虚怯怯偷瞄着医眼晴，小心聆听着穿越千山万水般的口罩发出的诊“旨”，医生的话总是惜言如金，若有一言半语听不清着十二分小心再问一下，口罩内传出的“圣旨”那可够拉长到驴耳那般长去收听。口罩让人产生距离、隔冷漠。

如此不招人喜欢的口罩是怎么出现的呢？

关于口罩较早的记录是十三世纪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元朝时期的中国，对马可·波罗来说可真是刘姥姥

进了荣国府，稀罕得不得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写到：“在元朝官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块罩口鼻的绢布是为了防止侍者把自己的气息传到皇帝的食物上进而影响皇帝的口感而使用了一种防护措施。

原来骑马打天下、粗食犷喝的蒙元人一旦坐拥天下，也奢靡到在锦衣玉食上颇费心思的地步，怪不得元朝坐拥天下不足百年便被中原人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口罩的鼻祖——绢布竟成为蒙元王朝奢侈衰败的一个标志。

真让口罩派上新用途的是上世纪初的一场瘟疫。1910年10月，东北69个县爆发鼠疫，6万人惨遭荼毒，死于非命。清廷派遣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北上全权主持抗疫大局。针对瘟疫传播途径，伍连德亲手设计一种能遮住口鼻的布罩并大力推行，抗疫效果奇好，短短半年间，一场旷世瘟疫被扑灭。这一奇闻成果竟使他成为中国首位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候选人，而他发明的遮口布罩也被世人称为“伍氏口罩”，成为近代口罩推广应用的雏形。

时间到了2003年，亚洲SARS疫情爆发，世人开始戴上口罩，但不久疫情过去，口罩又归于沉寂。其后有些时间，有人以扬尘、大气污染等原因，在炎热的夏季戴上口罩，但总归没有形成大范围的普及。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武汉爆发，这种冠名新冠病毒的疫情突然蔓延传播，导致核心交通枢纽武汉封城，湖北封省，举国惊恐。新冠病毒所波及的范围和速度远超以往人民的认知。国家层面从封城到封国，从居家到定点隔离。川流不息的道路少了喧嚣，人流攒动的闹市归于沉寂，千万人口的中心大城市灯火暗淡，飞机不远航，轮船不出港。虽然科学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短期内即研制出疫苗并在世界各地快速接种，但瘟疫仍然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肆虐，而今又变异出新的毒株

德尔塔，整个地球村的人们在疫情的肆虐中苦苦挣扎。时至今日一年多来，全球有2亿多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有超过450万人因此而丧生，目前这个数字还在蹭蹭往上窜，没有停下的迹象。现在如果要问这场疫情带给人类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的话，我想口罩是应该排在前列啦！从疫情初发，短短几个月，口罩从沉寂在不起眼的仓储角落里一飞冲天，成为举世抢抢的救命器材，不少高端工业巨头紧急转型，开足马力生产口罩。国家间把口罩作为战略物资加以管控。药店中，价格飞涨，一罩难求。一时间，大街上，商场里，影剧院，会场，车站，码头，无论青壮老少妇幼，都把口罩严严实实罩在自己的脸上。寒冷冬季，从口罩缝隙处呼出的热气雾化了眼镜看不清道路。炎炎夏季，着短衣短裤也忘不了带上口罩，口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肩负起保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任。

口罩借着新冠病毒的东风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全球普及。

回顾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从没有一件身外之物如口罩这般粗暴、野蛮、无差别地附着到每个人身上。当手机、私家车、动车、飞机让人们的外出活动越来越便捷、活动范围越来越广阔、行动越来越自由的时候，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口罩的附着让我们不得不收缩放飞的心，停止远行的脚步，回归到封闭的区域空间，胆战心惊望着人世日益飙升的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类的无奈。

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一个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自然界不断索取掠夺的过程，饕餮着野味山珍，排放着黑烟污水，对身外之物的过度占有，使人类如柳宗元笔下的蝜蝂不断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历史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社会还要继续前进，自然界仍在循环更替。也许我们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

赵怀瑾的诗词

秋分节

苍柯芳草正欣荣，姹紫嫣红南北通。
谁说秋风萧瑟怨，忙收忙种乐融融。

重阳节

秋雨杉杉送新凉，吹沐金风菊花黄。
气爽天高凭鸟翥，无涯海阔任船航。
辽阔望心舒畅，远望登高胆气昂。
如意只为老来乐，欢快无意识重阳。

雪梅香·喜庆重阳节

重阳节，登高避疫饮琼浆。望发鸠鸣，
晓，漳河激荡奔忙。大好年华似穿梭，童颜
鹤发安康。笑语飞，益寿延年，漫话沧桑
喜看，子孙孝，奉养夕阳，喜唱上党梆。
三朋四友，你歌我舞和祥。神州盛世富强
与时俱进展辉煌。贫穷脱，睦邻邦交，永息
刀枪。

临江仙·赏菊

重阳节日升，翁媪召唤相逢。童颜
鹤发展新容。漫步进公园，赏菊花丛中。
道人人生征途，喜忧悲欢从容。不忘党政
老情。莫愁鬢髮白，且恋夕阳红。

冯贵先的诗词

秋趣

秋至农家乐应忙，连天雷雨见池塘。
此时该到收苞谷，无奈田泡不入仓。

村化石

横卧山坡住暖房，谁知亿载地埋藏。
一朝君识身如宝，今日欣欢众赏光。

秋至多雨

阴云多雨盼晴休，四野难防水横流。
即使楼房无漏破，漫淹庄稼岂能收。

郭瑞诗二首

雨中观浊漳河有感

浊漳滚滚流，千年泽潞州。
福祉为黎民，功成身不朽。
而今泛成灾，惹来万古愁。
风中传怨声，君去别回眸。

重阳见秋雨

又见秋来雨，水流满沟渠。
浊漳侵两岸，不可同日语。
正逢秋收时，五谷田中泣。
老农心如焚，怎解燃眉急？

虞美人·相思

(外一首)

□ 张红伟

斜阳返照河边柳，草盛红花瘦。当年
月夜数繁星。谁解风流你我剧中情。
穿梭岁月催人老，幸有情牵好。愿随
千里共婵娟。她抛别离苦楚再团圆。

卜算子·赞环卫工人

天远挂疏星，隐见街前影。几几勤
扫污尘，一道新风景。
无惧酷暑蒸，不怕严寒冷。锦绣家园
著美篇，朴实当讴歌。



东峪山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
刘剑堂

月感怀

周家海
的风
着五星红旗
阳光
在为山河镀金

一日
迎来了
十二个生日
六个民族齐欢庆

喜庆的十月
在秋韵致里欢歌
秋色
了十四亿人的欢欣

十月璀璨的阳光下
并感受着
的沧桑巨变
庆幸——我们是龙的传人

们每个人
肺腑的祝福和礼赞
汇聚成
中华的磅礴力量和坚定信心

飘扬的五星红旗
良的红色书写着不朽的
篇章，铺展着矢志不渝
党旗而进发的绚丽与缤纷

啊，亲爱的母亲
要祝福您生日快乐
您在伟大的党的带领下
活力和青春……

东峪村位于长子县西南部仙翁山下，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村东的半山上，有一座龙王庙，庙院有一个观池水清澈见底，说来也怪，遇上连阴天，雨下半天，池水也不见涨，光绪三年连旱三年，池水不减，特景观引来人们议论纷纷。上世纪农业学大寨，干训队到龙王庙修建蓄水池，实现“一人一亩大寨田稳产，一人一亩水浇地旱涝保收”。结果龙王古庙被扒，但蓄水池始终没有修成，应该水到渠成，怎么没修成，众说纷纭，龙王庙里倒是有新发现，龙王庙下有墓，人们关注的热点有了新转移。

古庙与古墓是人类社会两种信仰文化的不同载体，古庙供奉玉皇、关帝、王官，古墓在地下，掩埋尸骨，冥

东峪龙王庙探古(上)

□ 秦玉贵

的，贾家没有姓李的，河之隔，民族群落，清清楚楚。村里的房子都盖在山前或河边，没有统一规划，站在村里抬头看山，愈觉得山大峰高。爬上黑狼山，站在摩天岭顶极目远眺，气象万千，西有仙翁山，东有羊头山，南有丹河(在高平境内)，北有浊漳，境内有尧庙山、轿顶山、天寺岭、翠云山、紫云山等山，且具分布在长子西南米日和晋北米

改为“色头”。《中国传统村落南张店》中也有“马蹄渣”“白洋馍”和“鬼沟”等与长平之战相关的记载，传说马蹄渣是赵军练兵的地方，白洋馍是赵国屯兵的地方，鬼沟是赵军被杀死而不慎夜间呼哨的地方。这些记述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历史上的长平之战不是发生在高平县长平村一个点上的排头，而是分布在长子西南米日和晋北米

但东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千年村。东峪人傍山吃山，家家有凿穴取石的绝活，人人条编筐的技能，至今山上仍有树龄数千年的“龙皮石缝中长着很多胸径一米多老梨果树，梨果业成峪人的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上世纪80年代初，村革承包给村民后，家家都分到几棵老死树或小老老，去是春天挑着肥田种玉米，如今是担着肥田浇果，果是老死树或小老树都长出了新芽，林茂果丰。1990年创有史以来第一个高产年，红梨总产超100万斤，总产接近250万斤，吸引着周边长治罐头厂、林州厂等老板们住在村里抢购梨果，传为一段佳话。

神秘的龙王庙